

一个诡谲丛生的小岛！一群非比寻常的孩童！  
一段胆颤心惊的探秘之旅！一场疑雾重重的时光迷局！

# 怪屋女孩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美] 兰萨姆·里格斯◎著 姚雪晴◎译





# 怪屋女孩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美] 兰萨姆·里格斯◎著 姚雪晴◎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怪屋女孩 / (美) 里格斯著; 姚雪晴译.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054-3109-6

I. ①怪… II. ①里…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990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1902**

Copyright © 2011 by Ransom Rigg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Quirk Book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授权朝华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怪屋女孩**

作 者 [美] 兰萨姆·里格斯  
译 者 姚雪晴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特约策划 林苑中 陈驰宇 胡大为  
责任编辑 王 磊 张世昌  
特约编辑 陈驰宇 刘 旭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0325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109-6  
定 价 29.80 元

睡非眠，死非亡  
那看似死亡的人啊  
他依然活着  
那曾经生活的地方  
儿时的伙伴  
耄耋老人和青春少女  
每日造作的印记  
一切的一切，正在消失  
遁为童话  
无处可系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 引言



在我的生活中，每当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都很正常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于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生活在普通人的世界里。这些事情有点可怕，甚至是骇人听闻；自从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的生活就彻底被打乱了。

所有这些非同寻常的事，都是从我爷爷波特曼开始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爷爷是最有意思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长大以后他当过兵打过仗，曾乘船漂洋过海，也曾骑着马穿越沙漠，还有一阵子跟着马戏团走南闯北。他枪法很准，他知道怎样在绝境之下自卫求生，他还至少会说三国语言。总之，天下就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

小时候我从未离开过佛罗里达州，爷爷的那些故事，对当时的我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缠着他讲故事，他也总是欣然应允，然后把我拉到一旁，偷偷地讲给我听，似乎我才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六岁那年，我想通了。假如我想要拥有一段像波特曼爷爷那样的精彩人生——哪怕只有他的一半那么有趣——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成为一名探险家。为了鼓励我，爷爷整天举着世界地图围着我转，向我描述将来探险时可能会到达的地方，还煞有介事地用图钉在上面作了记号。那时候，我经常举着用硬纸板做成的假望远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还假装发现新大陆了，大声喊着：“发现陆地啦！快！准备登陆！”那时的我，似乎唯恐家人不知道我的远大梦想。

但爸爸妈妈经常给我泼冷水。每次听见我的叫声，他们便立即“嘘”的一声制止我。我想，爸爸妈妈可能以为爷爷患了无法医治的幻想症，并担心传染给我，从而使我整天沉溺于幻想之中而无法投入现实生活。有一



## 怪屋女孩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天，妈妈把我拉到一旁坐下，对我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探险家，因为这个地球的秘密已经被探索完了。对此我感到很诧异，难道是我生错了时代？我觉得自己被愚弄了。

后来，我慢慢地认识到，波特曼爷爷所讲的那些故事，它的真实性多半需要推敲。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都发生在他的童年。比如，他出生在波兰，十二岁被一艘船送到了威尔士的一所孤儿院。问他为什么会被从父母身边强行带走，他总是回答说，因为有恶魔跟着他，而波兰的恶魔尤其多。

“恶魔长什么样子呢？”我睁大眼睛问他。

而他的回答却总是千篇一律：“是一些皮肤发烂、眼眶发黑的家伙，它们腰弯背驼，面目狰狞。”

“你看，他们是这样走路的……”说罢，他拖着脚，模仿着旧电影里面的魔鬼，踉踉跄跄地跟在我身后，直到我被逗乐。

每次向我描述恶魔的模样时，爷爷都会加入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比如它们散发着垃圾腐烂一样的恶臭，人类看不到它们的身体，只能看见它们的影子，它们嘴里藏着触须，会突然伸出来，把猎物卷进嘴巴里。

不久以后，我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每天晚上都因亢奋而难以入睡，把走廊里发出的响声当成是恶魔的呼吸；把门上的影子当成是恶魔的触须。我害怕恶魔，可是每当想起爷爷和它们决战的场景，我就陷入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激动之中。

在爷爷的故事中，最有趣的就是他在威尔士“孤儿之家”生活的那段经历。“孤儿之家”是为保护孩子们免受恶魔杀害而专门建造的。那是一个令人迷醉的地方，它坐落在一个岛上，一年四季阳光明媚，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那是一栋很大的房子，由一只上了年纪的鸟看守着。长大后，我对此产生过很多疑问，但爷爷说，事实的确如此。

## 引言

七岁那年的一个下午，我正和爷爷玩纸牌——每次他都故意输给我，他那沓钞票总是越来越薄。我直勾勾地看着他，问道：“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一只抽烟的乌鸦。”爷爷说。

“爷爷，你把我当成傻子了？”

他一边用拇指在黄绿色的钞票上捋来捋去，一边说：“我从来没认为你傻，雅各布。”

显然，我刚才那句话让他不高兴。他说话的时候虽然带着波兰口音，但干脆利落，从不打结；可刚才他却有些支支吾吾，把would说成vood，把think说成sink。我有点内疚，于是把刚赢来的钞票还给了他。

“可是，为什么恶魔要伤害你们？”我问。

“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异能儿童。”

“异能儿童？”

“是的。我们在各方面都异于常人，”他说，“那儿有会飞的女孩，有身体里长着蜜蜂的男孩，还有一对可以把巨石举过头顶的兄妹。”

见我有些半信半疑，他皱了皱眉，说：“好吧，既然你不相信，我就给你看些照片。”说完，便起身推开椅子，往屋子里走去。

不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雪茄烟盒。他从中掏出四张照片。这些照片已经发黄发皱，第一张照片模糊不清，是一套竖起来却无人穿着的衣服（或许是有人穿着，但没有脑袋）。

“他有脑袋，”爷爷神秘地笑了，他仿佛能猜透我的心思，“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为什么？难道他是隐形人？”

“你看这张，他有脑袋！”爷爷扬了扬眉毛，似乎对我的推理能力感到意外。“他叫米勒德，是个很有趣的孩子。他经常对我说：‘嘿！艾



## 怪屋女孩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贝，我知道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然后，他会说出我去过哪儿，吃了什么，是不是曾经自以为没人看见而偷偷地抠过鼻孔。他很少穿衣服，所以别人看不见他，但他会像只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跟着你。再看这张！”

他指着第二张照片，问：“你看到了什么？”

“一个小女孩。”

“然后呢？”

“她头上戴着花冠。”

他指向照片的下方，“她的脚怎么了？”他问。

我把照片拿得更近一些。原来，照片上那个女孩的双脚并没有落地。看上去，她好像飘浮在半空中。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她飞起来了！”

“是的！”爷爷说，“她确实飞起来了。因为她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们得用绳子拴着她，这样她才不会飞走。”

爷爷沉浸在回忆中，脸上露出孩子般天真的表情。我听得发呆，盯着他的脸问：“这是真的吗？”

“当然。”说完，他拿出另外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孩，正举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这是维克多。别看他瘦骨嶙峋的，但他强壮得很。”

“可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强壮。”我说。照片上，男孩子的胳膊瘦得像柴火。

“相信我，雅各布。他真的很强壮。有一次我俩比赛掰手腕，他差点儿把我的手给掰折了！”

前三张还算不上什么，最怪异的是第四张——照片上是由一个后脑勺和画上去的五官构成的一张完整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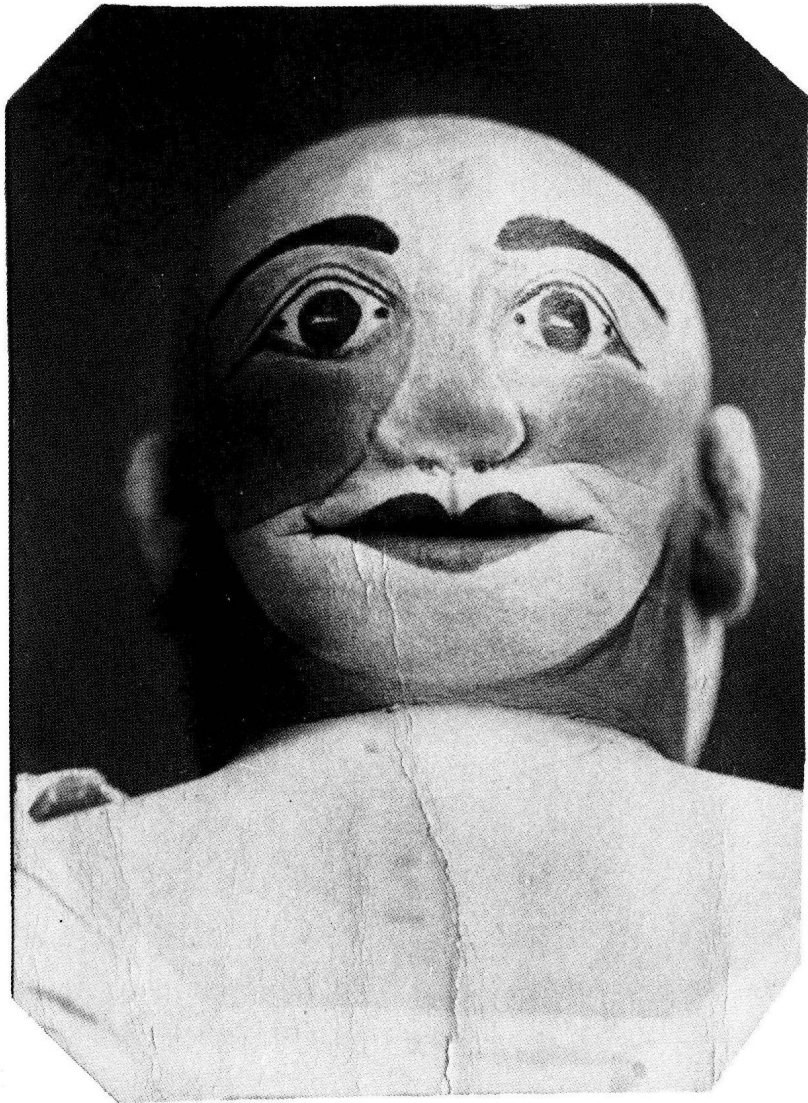
看着那张画出来的脸，我立刻就目瞪口呆了。











## 引言

“看到了吗？他长了两张嘴，脸上一张，后脑勺上一张。正因为他有两张嘴巴，他才会长得又高又肥！”爷爷解释说。

“但这张脸是画上去的。”

“的确是画的。当年，这张脸还参加过马戏团的演出。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人真的长了两张嘴巴，你会相信吗？”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爷爷。爷爷是那么真诚和坦率，根本不像是在骗我；况且，他没有骗我的必要。

我对爷爷说：“我相信你。”

\*\*\*\*\*

此后的好几年里，我一直相信爷爷所讲的事都是真实的，尽管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希望那是真的。这其中的心情，就像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非常希望真有圣诞老人存在一样。但长大后发生的事情，让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和同学们一起吃午饭，我的同学罗比·延森突然当着一群女生的面揭发我，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精灵。他说得没错，我确实经常在学校里讲爷爷的故事。但那一刻我倍感羞辱，甚至预感到“精灵男孩”这个绰号将成为我甩不掉的阴影。无论罗比说得对还是错，我都会因此对他心生憎恨。

那天放学，波特曼爷爷到学校接我——由于爸爸妈妈都忙于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时候都是由爷爷接我回家。我钻进他那辆老旧的“庞蒂克”车里，爬到后座上，然后大声宣布以后再也不相信他讲的神话故事了。

“什么神话？”爷爷慈祥的目光透过镜片望向我。

“你知道的，”我环抱双臂，“那些关于小孩和恶魔的故事。”



## 怪屋女孩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他看上去很困惑：“谁告诉你那是神话？”

我争辩说，那些故事都是编造的，和神话没什么两样，都是用来哄尿裤子的小孩儿的。我还告诉他，我知道那些照片也是伪造的。

我原本以为他会被我气疯并和我大吵一架。可他的回答却很平静。“好吧。”说完，他发动“庞蒂克”，又狠狠地踩下油门。很快，车子载着我们在石子路上颠簸而去。那天的事也就到此为止。

我猜爷爷早就想到总有一天我会怀疑他那些故事的真实性。但他根本就不辩解，反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以至于我觉得他以前一直在骗我。但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来让我相信灵异事物的存在。几年后，爸爸告诉我，他小的时候，爷爷也给他讲过同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只不过爷爷讲得有些夸张。波特曼爷爷的童年并不像他说得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恐怖。

二战爆发前夕，爷爷就逃出了波兰，因而成为他的家族中唯一存活下来的成员。十二岁那年，爷爷的父母把他送上了开往英国的火车，当时他只携带了一个手提箱和随身衣物。火车票是单程的，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姑姑、叔叔和堂兄妹、表兄妹等亲人。也许在他十六岁之前，他们早就被恶魔杀害了，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但这些恶魔并不像爷爷描述的那样：嘴里长着触须、身上挂着腐烂的皮肤，让七岁的孩子听了之后吓得抱起脑袋。它们的长相和人类一样，穿着整齐的制服，走起路来步伐一致，如果不加害于人，根本无法把它们辨认出来，但等人们认出它们时，一切为时已晚。

和恶魔的故事一样，关于那个小岛的故事也是以事实为基础，稍加修饰而来的。与当时恐怖蔓延的欧洲相比，小岛可称为人间天堂。在爷爷的描述中，那里有天使守卫，一年四季阳光明媚，生活着一群会魔法的儿童。实际上，那些孩子并不会魔法，他们身上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犹太

## 引言

血统。他们都是战争遗孤，顺着被血染红的河流漂到这个小岛。他们身上的传奇之处不在于是否会用魔法——成功逃离贫民区和纳粹的毒气室那才是他们创造的真实奇迹。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缠着爷爷讲故事，我以为他总算可以松口气。他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我不想把它戳穿；他是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人，有权保留自己的秘密。想想爷爷遭受过的苦难，我不禁为自己曾对他的生活心生向往而感到羞愧。而我从未付出过什么代价，却能过着安稳的生活，应该感到幸运才对。事实上，我确实试着说服自己，对现在的幸福生活十分知足。

然而，在我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令人恐怖的事情，从而改变了我，同时也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 第一章



事发前一天的下午，我一直在忙于建造一个帝国大厦的模型。它是用成人尿布盒搭建而成的，体积相当于真实建筑的万分之一。那确实是个漂亮的玩意儿，从地基上竖起来的高度，足足有五英尺，傲立在化妆品通道的上方，还带着巨大的观测台，顶端也按万分之一的比例模仿了真实建筑。若非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它堪称是完美之作。

“你曾说过，要做得严丝合缝。”雪莉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的作品，“我需要的是一个坚固的模型。”她说。

雪莉是这个连锁药店的分店主管。此时此刻她耸着肩，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刚好和她身上的制服相匹配——她身穿蓝色polo衫，作为店员，我们也不得不穿同样的制服。

“我记得你说要做得严丝合缝的。”她确实那么说过。

“我需要的是一个坚固的模型。”她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遗憾地摇了摇头，仿佛我做出来的帝国大厦模型是一匹瘸腿的赛马，而她是那个握着手枪的发令者。现场安静得令人尴尬，她一边摇头，一边用目光在我和我的作品上扫来扫去。我漠然地瞪着她，好像从一开始就没领会她的意图。

最后，我问：“难道你的意思是要推倒重来？”

“是你说要做得滴水不漏的。”她继续重复着那句话。

“好吧，没问题。我马上重新开始。”那天我和往常一样穿着黑色运动鞋，我轻轻踢了一下脚尖，一个盒子从模型的底座蹿出去了。顷刻间，巨大的模型轰然垮塌，盒子滚落一地，尿布撒得遍地都是。

雪莉的脸刹那间变得通红，像个熟透的石榴。她可以当场解雇我，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如愿被解雇。那年的整个夏季，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政府的“小额援助”项目：总是以同一个借口迟到、经常找错钱，甚至故意把商品摆错位置，比如把润肤乳和通便剂堆在一起、把避孕套和儿童洗浴香波码在一块儿。但不论我表现得多么差劲，雪莉都会把我的名字列在工





## 怪屋女孩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资单上。

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无法从“小额援助”项目名单中被删除。这也是我人生中上过的第一堂政治课。在恩格尔伍德这个慵懒的海滨小镇，有3个这样的项目，萨拉索塔市有27个，整个佛罗里达州一共有115个……总之，“小额援助”项目就像不可治愈的麻疹，遍布全国各地。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员工，哪怕只犯下一丁点儿类似的错误，都会有被炒鱿鱼的可能。而我则不会，因为在整个家族中，我父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这样的名额，能把它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长久以来这都是令整个家族感到骄傲的事情。我那些自毁形象和名誉的行为，不仅无法使自己被解雇，反而加深了我和雪莉之间的矛盾，并让同事们对我敬而远之。我理解他们，因为无论我怎么顶撞顾客、找错多少回钱，总有一天我会继承这个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他们却一点份都没有。

雪莉从满地的狼藉中穿过，面无表情地用手指戳着我的胸，正准备对我说些什么。这时，公司的公共广播响了起来：

“雅各布，2号线有你的电话。”

我转身离开。雪莉满脸通红地目送我离去。

\*\*\*\*\*

员工休息室没有窗户，阴暗潮湿。我迎面碰到了药店助理琳达。借着可乐机发出的微弱光芒，看到她正咬着一块三文治。

她冲一个挂在墙壁上的电话机点点头，示意我过去，“在2号线，不知道是谁找你，声音听起来有点怪。”

我拿起悬挂着的话筒。

“雅各布，是你吗？”

“是我啊，爷爷。”

“上帝啊，总算找到你了。我现在需要钥匙，你知道在哪儿吗？”他听上去心烦意乱，似乎喘不过气。